

书叙明松江府昌全之子昌谷与其父好友端居之女容姑自幼订亲，以玉双鱼为聘。昌父戍边途中将昌谷过继与名医唐希尧，容姑则因貌美被无赖子劫夺，幸得到杭州知府风仪保护，遂被认为义女。昌谷与容姑在义父母处相逢，因咏“飞花诗”定情。后昌谷被人设计毒打濒死，为容姑生父母所救；容姑与义父失散，又为昌谷生父母所救，均各认对方父亲为义父。不久昌谷中榜眼，两位老人欲以义子义女重新缔姻。但昌谷与容姑均守初盟而苦苦推辞，及见“飞花诗”和原订婚信物，始明白真相，皆大欢喜。小说写昌谷与容姑罹难流离，终偕伉俪，构思奇巧，曲折缠绵，有很强的可读性。

于天池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才子佳人小说选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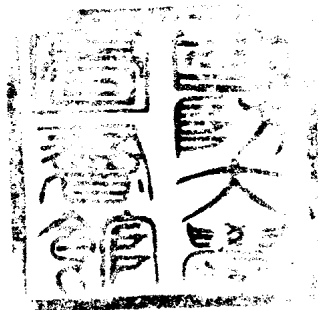
飞花咏





飞花咏

不题撰人
迺因点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飞 花 咏

不题撰人

崔 因 点校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满城文斋印刷厂激光照排
保定满城文斋印刷厂印制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字数:97 千
1993 年 1 月第一版 1993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7-303-02685-1/I·274 定价:3.50 元

馆藏才子佳人小说选刊

主 编	于天池	
副主编	胡云富	李德芳
编 委	付德林	何宗慧
	周骥良	白 荔
	田 斌	辛 然
	张荣海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才子佳人 小说选刊出版缘起

于天池

明末清初，中国古典小说领域涌现出一个不大不小的流派，即才子佳人小说派。这个流派所写的小说大都在二十回左右，许多是十六回，相当于现代中篇小说的规模；小说的作者大都为江浙一带的人，所写主人公的籍贯也围绕在江浙地方，具有浓厚地方色彩；小说描写的才子佳人大都出身上层官宦人家，且为独生子女；叙述的内容虽或详或简，或牵涉他事，但主旨无非是“私订终身后花园，多情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这样的千篇一律的故事。这批小说思想平庸且充满矛盾，却称扬女子才华，重视男子诗词技能而鄙薄八股文，一般也并不反对男女私订终身而与传统说教有所距离。

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其中不乏佳作，鲁迅先生就称《好逑传》“文辞较佳，人物之性格亦稍异，所谓既美且才，美而又侠者也”。而就总体来说，文学成就确实够不上上乘，冗弱的文笔和公式化的模式，尽人皆知，因此受到历代文学批评家的鄙视和冷遇。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才子佳人小说在当时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这不仅见之于文献记载，也可以从它拥

有专业作家和专门刊刻销售的书坊推断，更可以从它被翻译的情况来判断。早在十八世纪末清初海禁初开，《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即已有了英、法译本，而像《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的西文全译本却是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事，相差近两个世纪。可以说西方读者最早正是凭借才子佳人小说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像黑格尔、歌德，在谈到中国小说时均举的是才子佳人小说。当然，当时西方把才子佳人小说当作中国小说的代表固然有眼光学识和翻译水平的原因，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才子佳人小说在中国畅销和时髦的程度。

如果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才子佳人小说，那么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很值得重视的。首先，中国白话小说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受说唱文学影响很大，这是治文学史的人所乐道的事实，但白话小说在其总体发展上实在受有文学体裁多种因素的影响。就明末清初而言，尤其受传奇戏曲影响，而承受及体现主要在才子佳人小说上。这从小说角色类似传奇生旦净末丑的分配上，从情节结构的冲突巧合上，从男女定情物件的关目贯串上，乃至结尾的大团圆，都是明显的例证。因此，欲研究白话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就不能不把眼光放在才子佳人小说上；其次，中国古典小说在体制上也有类似长篇、中篇、短篇的区分。短篇小说的代表是话本和拟话本，长篇小说的代表是历史演义和部分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而中篇小说的代表则主要是才子佳人小说。因此，欲研究古代白话中篇小说的体制，不能不首推才子佳人小说为其大宗。最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衍化流变，经过了整理模拟话本加以再创造到一空依傍、由文人独立操觚写作这样一个过程。前者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为代表，后者则是以

《儒林外史》、《红楼梦》为顶峰。但是，从吸收民间说唱乳汁进行整理再创作到断乳独立撰写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中间，才子佳人小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尽管我们现在有理由鄙视才子佳人小说文笔纤弱，语言贫乏，结构千部共出一腔，但假如用进化的眼光去看，那么，这幼稚正是小孩离开大人扶持独立行走的蹒跚，是颇值得玩味而不必哂笑的。

为了给古代白话小说研究者提供研究才子佳人小说的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十部才子佳人小说，它们是：《好逑传》、《孝义雪月梅传》、《平山冷燕》、《飞花咏》、《生花梦》、《二度梅》、《合锦回文传》、《绣屏缘》、《铁花仙史》、《梦中缘》。一般而言，才子佳人小说虽然在两性关系的描写上已从“肉”的方面转到“灵”的方面，更强调两性吸引的精神因素，但在少数才子佳人小说中也难免有淫猥描写。此次校点，从学术研究出发，没有进行删节，这是需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六日

本册出版说明

《飞花咏》或又名《双玉鱼》，十六回，不题撰人。卷首有“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序，有人怀疑作者即“天花藏主人”。

书叙明松江府昌全之子昌谷与其父好友端居之女容姑自幼订亲，以玉双鱼为聘。昌父戍边途中将昌谷过继与名医唐希尧，容姑则因貌美被无赖子劫夺，幸得到杭州知府凤仪保护，遂被认为义女。昌谷与容姑在义父母处相逢，因咏“飞花诗”定情。后昌谷被人设计毒打濒死，为容姑生父母所救；容姑与义父失散，又为昌谷生父所救，均各认对方父亲为义父。不久昌谷中榜眼，两位老人欲以义子义女重新缔姻。但昌谷与容姑均守初盟而苦苦推辞，及见“飞花诗”和原订婚信物，始明白真相，皆大欢喜。小说写昌谷与容姑罹难流离，终偕伉俪，构思奇巧，曲折缠绵，有很强可读性。

本书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原日本内阁文库藏清初原刊影印本校点。

序

原夫春之为春，气虽和淑，必至花香柳媚，而始见其为春之艳。秋之为秋，气虽鲜新，亦必至月白天青，而后知其为秋之清。故蛾眉皓齿，莫非美人也。虽未尝不怡耳悦目，亦必至才高白雪，情重阳春，而后飞声闺阁，颂美香奁，倾慕遍天下也。虽然才高情重固难，而颂美飞声，亦正不易。设幽兰秘之空谷，良璧蕴之深山，谁则知之？

此桃源又赖渔父之引，而渔父之引，又赖沿牒之流水桃花也。因知，可悲者颠沛也；而孰知颠沛者，正天心之作合其团圆也。最苦者，流离也；而孰知流离者，正造物之婉转其相逢也。

疑者曰：大道既欲同归，何不直行？乃纡回于旁蹊曲径，致令车殆马倾而后达，此何意也？无乃多事乎！噫，非多事也。金不炼，不知其坚；檀不焚，不知其香。才子佳人，不经一番磨折，何以知其才之愈出愈奇，而情之生死不变耶！故花不飞，安能有飞花之咏？不能有前题之飞花咏，又安能有后之和飞花咏耶？不有前后之题和飞花咏，又安能有相见联吟之飞花咏耶？惟有此前后联吟之飞花咏，而后才慕色如胶，色眷才似漆，虽至百折千磨，而其才更胜，其情转深，方成飞花咏之为千秋佳话也。譬之春而花香柳媚，喻诸秋而月白天青。岂不较析之即克之杲斧柯，鼓之即调之痴琴瑟，而更饶展转反侧之情态耶！设父母有命，媒妁有言，百两而去，百两而来，不过仅完其红丝

之公案；而锦香里之佳联不几埋没乎？凤园芍药之深盟，将谁与结乎？总戎与司李之求婚，死不变心，于何而见乎？则是幽香同于野草，良璧不异顽砖，将见佳人才子，竟与愚夫妇等矣，岂不大可痛心也哉！噫，知此痛心，则知颠沛流离之成就昌男端女者不浅矣，读之勿悲而喜可也。

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

目 录

- 第一回
贤父母姻联才与貌
悄孩提缘弄性兼情..... (1)
- 第二回
昌秀才遭祖籍戍边
杜娘子随夫军出塞..... (9)
- 第三回
夫妻涉险忍割爱弃孤儿
亲戚寻欢忽遭奸攘幼女 (17)
- 第四回
大强盗劫夺算越奸越拙
小女儿风花咏愈出愈奇 (26)
- 第五回
秀才军出奇计一时遭际
儿女情再题诗对面勾挑 (36)
- 第六回
言情说义花下订盟
遭恶逢恩途中过继 (45)
- 第七回
唐希尧忍苦时遭恶侄生磨
昌天祐无心中救亲人落难 (53)
- 第八回
昌小姐女思男悲吟一曲
端公子男思女痛哭多时 (61)

第九回

香奁才女代傲父做真寿文
绛帐庸师为愚徒集假家课 (70)

第十回

端郎阅报惊流离相思欲死
昌女评文疑盗袭鉴拔如神 (79)

第十一回

题词写恨忽遣失露出幽情
行聘求婚乍闻知惊成死病 (87)

第十二回

昌小姐苦在心头甘死节
周总兵变生意外悄移花 (95)

第十三回

唐希尧遭侄害流落到他乡
昌天祐赖友扶锦衣归故里 (104)

第十四回

老知县性傲一朝归
小榜眼才高三及第 (114)

第十五回

遭迁御史苦思君远塞得生还
改姓贵人不忘旧中堂抵死认 (123)

第十六回

飞花咏夫妻小会合
玉双鱼父母大团圆 (132)

第一回

贤父母姻联才与貌 悄孩提缘弄性兼情

诗曰：

青藜有美出于天， 彤管多才不偶然。
庸俗薰人应老学， 芳香惊座每髫年。
倘飞白雪登龙后， 定吐阳春竹马前。
谗谤一时相遇巧， 三生原是好姻缘。

话说前朝，南直隶松江府华亭县，有一个秀才，姓昌名全，表字天祐。他祖上原是蓟州军籍出身，因父亲曾举过孝廉，遂入籍松江。这昌全自小儿就进了学，后来父母双亡，家资日渐凉薄，止遗下薄田数亩，俱叫一个家人昌俭管理收租，以供薪水读书之费。其妻杜氏，甚是贤淑。夫妻两个过日，颇称宜室宜家。到了四十上下，方生一子，取名昌谷，表字若虚。这昌谷生得面如春雪，艳若秋山，襁褓中便乖巧异常。到了六岁，昌全恐怕从个俗先生误了他，遂带身在边自教。这昌谷天性聪明，一教即知，知了便能背诵不忘。到了七岁，四书俱已读完。昌全见他资性不凡，就与他讲究作文。至于诗词歌赋，并未教他，他便出口成章。

忽一日，闻得外面轰传：今日西门外锦香里，有一社会，甚是齐整，许多人都去看了。昌谷听见，便要叫昌俭领他去看。杜氏道：“会中人多，你娃子家，昌俭一个那里照管得你来。况昌俭还有事要做，也没工夫领你去。”昌谷心心念念，只想要去，听见母亲不放他去，便眼泪汪汪，愁眉苦脸。父亲见他这般光景，心甚不忍，因说道：“我儿你不要哭，等吃过早饭，我自带你去看罢。”昌谷听见父亲肯带他去，便欢天喜地，连忙催母亲收拾饭吃了。杜氏又拿出两件新鲜衣服，替他换了，打扮得像个玉人儿一般，跟随着父亲出门，竟望锦香里而来。

只见一路上男男女女，携老挈幼，俱来看会。昌全领了儿子，也慢慢随着众人而走。才走不得三五箭路，只听见背后一人叫道：“天祐兄，等我同行。”昌全回头一看，却是他同窗好友朱天爵，因说道：“仁兄为何亦有此兴？”朱天爵笑道：“佳兴与人同耳，小弟何独无之。”因指着昌谷道：“这想是令公郎了？”昌全道：“正是小儿。只因小儿要看，故带他同走。”遂叫昌谷过来，与朱伯伯作揖。昌谷连忙走在下面，深深作了一揖。朱天爵见他举动舒徐，面目清秀，因说道：“吾兄有此宁馨，异日必能跨灶。”二人说说笑笑，一路徐步而行。早听见远远的锣鼓喧天，二人遂走入锦香里市中，只见家家悬彩，户户垂帘，无数的老少妇女，俱穿红着绿，站在门前看会。不是接了亲戚来家看的，就是沾亲带故，自己来看的，故此家家门首，都是些女人，甚是热闹。也就有许多浮浪子弟，往来不绝，或帘隙偷窥，或楼头远望。他二人因带了昌谷，不便在人丛中挨挤，要捡一空处站立，逐家走来，家家挤满，只有一家门首，檐略宽些，遂立在这家门首竹帘之外。隔不多时，街上人纷纷的拥来，说道：“来了，来了！”又停了半晌，一阵阵一队队的鲜明旗帜，里长社火，

俱各扮了故事，跳舞而来。后面就有许多的台阁，内中或有扮苏东坡游赤壁的，也有扮陶渊明赏菊的，也有扮张生游佛殿的，众人俱围住观看。朱天爵看了，忽大笑道：“苏东坡、陶渊明难道是这等一个嘴脸？”因顺口念出一句道：

“千古高贤，换面改头成俗子。”

朱天爵方才念了，昌谷在旁听见，就应声对一句道：

“一群恶少，耸肩叠背学才郎。”

朱天爵无意中忽听得昌谷随口对出，不觉大惊，对着昌全说道：“原来令公郎小小年纪，有如此敏捷之才，又工之确，虽老学宿儒，一时亦不能如此。真乃奇童也？”朱天爵正看着昌谷赞赏，不期身背后有人说道：“要对这对，也不为难。”朱天爵急回头看时，不是大人，却是一个老家人，抱着一个小女子，出帘来看会。再看那小女子，也只好六七岁，生得一个面颜就似花朵一般。朱天爵乍见，又惊又喜，因问他道：“小姑娘，你说对此不难，你何不也对一句？”那小女子不慌不忙，也随口对一句道：

“三家村汉，搽眉画脸扮佳人。”

昌全与朱天爵二人，忽听见抱的小女儿也对出一句奇对来，甚是惊讶，急急要问他是谁家的女儿：“此小姑娘，是谁人之女？怎具此敏捷之才？令人爱杀。”端居笑道：“这就是小女，胡乱取笑，何敢当二位仁兄之誉。”因指着昌谷说道：“这位小学生对的佳句，方算得一字一珠也。莫非就是天祐兄之令郎？”昌全道：“正是小儿，妄言出丑，自不知羞。今闻令爱妙句，自不敢再作矣。小弟与仁兄，相与也不浅，竟不知仁兄有此闺秀。仁兄真可谓善于楹联矣。”朱天爵又问道：“令爱今年几岁了？”端居道：“小弟止有此女，今年才得七岁。”朱天爵又问道：“令爱

是几月生的？”端居道：“是三月。”昌全道：“原来与小儿同年。小儿只长令爱一月。”朱天爵因指着昌谷说道：“有此才郎，正宜配此佳人。今日无心一对，大有天缘。且两人对中，却又暗合着才郎佳人，自然是一对佳郎佳妇。这段姻缘，不可当面错过。我如今也不管你二人肯与不肯，我定要做个月下老人，与你二人结为亲家何如？”正说着，又是一起会来，打得锣鼓喧天，众人齐挤上前观看。会过了，端居即领了昌谷，到帘内去与众亲眷看。众亲眷听见外边说，要将他与端家做女婿，人人欢喜，俱向李氏说道：“端奶奶，你招了这个标致的女婿，也不枉姑娘如此聪明。两人比并起来，郎才女貌，真是玉琢成、粉捏就的一对好夫妻。”因叫昌谷与端奶奶作揖道：“这就是你的丈母了。”昌谷听见，恭恭敬敬作了两个揖，又与众妇人作揖。众妇女又风风要要指说道：“这姑娘就是你的娘子了，你们两人也该相见。”遂将昌谷立在右首，又将容姑立在左首，也叫他作了两个揖，就同坐在一处，看帘外的会来。从妇人拿了许多点心、茶果，与他二人吃，又不住向端奶奶面前称赞昌家学生的好处。李氏亦甚喜欢。

又看了半日，方才过完了会。昌全欲要回去，端居道：“这里是我姊丈家中，小弟也做得半主，敢屈二位仁兄进内一坐。”朱天爵笑道：“你如今得了佳婿，也该先请媒人吃杯喜酒。”遂一手拉了昌全，三人同走入堂中。不一时，内中送出茶来，端居即分付小厮收拾便酒。朱天爵因问道：“令姊丈尊姓？请来一见。”端居道：“家姊丈姓柏，楚中贸易未归。舍甥尚幼，不敢奉陪。”须臾，摆上许多肴馔，俱是要留亲戚现成的，三人坐定而饮。此时，昌谷已被里面妇女留住，在内吃饭了。三人饮了半晌，朱天爵道：“我三人俱系同学，实与他人不同，今你二人结

成亲家，已后便是至亲。我做了媒人，常言道九子不忘媒，将来亲友之情，绵绵不绝矣。”昌全道：“小弟寒薄，诚恐有玷无老门楣，实不敢启齿耳。”朱天爵道：“我兄差矣，从来婚姻论财，君子耻之。又云，善嫁者，只看郎君。今令郎具此天才，后日包管稳步云梯，过于尔我。”端居道：“小弟止有小女，实欲择一佳婿。今日幸遇公郎，只一对而令我羡慕。后日鹏程，诚如朱兄之言。使小女得配君子，是我所深愿也。”朱天爵听了大喜道：“端兄言出真诚，一言为定，昌兄不必过谦。”因又问昌全道：“兄可曾带得有聘物在身边么？”昌全道：“小弟偶尔出门，实不曾带得。”端居道：“古人一丝为定，不在轻重多寡。”昌全想了一想道：“小儿身上于倒有一件，不知可作得聘物？”朱天爵忙问道：“令郎带的是甚么物件？”昌全道：“小儿带的还是祖上传遗一块汉玉，良工琢成一对双鱼，小弟留作镇家之宝。就将此为定，可好么？”朱天爵道：“这是绝妙的宝物。有此美玉无瑕，使他夫妻如鱼水之欢，即温家之玉镜台也，有何不可。”遂对端居道：“兄进去领了令爱与昌学生一同出来，我自各处。”端居遂走入内，领了二人出来。昌全看见他女儿垂垂丝发，窄窄弓鞋，十分可爱。又见两孩子，竟像终日相熟的一般，嘻嘻说笑。朱天爵遂立起身来说道：“今日迎神会定是吉日，可使昌学生拜见了岳丈，端姑娘拜见了公公。”端居大喜，忙叫取毡单出来。此时，众妇女俱在后堂观看。不一时铺下红毡。朱天爵搀他二人拜了昌全四拜，又拜了端居四拜。即向昌谷腰间解下玉鱼，果见玉色莹然，制手精美，随付与端居。端居一看，虽是一块玉，却已制成两个比目鱼儿。因啧啧赞好道：“真是世家旧物，得此不啻连城矣！”朱天爵复取来递与容姑道：“双鱼聘定，你二人日后宜室宜家，振振麟趾，受金章紫诰之封。”遂使他二